

書介：《奈達論翻譯》

編譯：譚載喜

出版：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

日期：一九八四年七月

頁數：一百五十二頁

基督宗教能在國內教堂內自由地宣講，誠是好事，而基督宗教能調合在非宗教的文化領域上，更是難得。著名的翻譯學家尤金·奈達（EUGENE NIDA）在這方面做了很重要的一步，他向中國知識界介紹了現代翻譯理論，也同時藉此機會介紹基督宗教思想。

奈達在一九三六年畢業於加里福尼亞大學，一九三九年在南加州大學取得希臘語《聖經·新約》研究的碩士學位，一九四三年完成語言學博士學位研究，長期擔任美國聖經協會翻譯部執行秘書。一九六八年更擔任美國語言學會主席。

過去數年間，奈達博士多次訪問中國，與國內學者交換翻譯教學的經驗，他的動態翻譯理論，對現代中國的翻譯教育有重大的影响。爲了要全面介紹奈達的翻譯理論，大陸出版了這本《奈達論翻譯》。

此書以一九六九年奈達與 CHARLES TABER 合著的《翻譯理論與實踐》一書爲基礎。由於奈達長期從事聖經翻譯，故在書中引用聖經譯例的地方多不勝數，譚載喜君於書中亦毫不諱言：「所引例句多半引自《聖經》英譯本，我們從探討翻譯技巧的角度選擇了其中一部份，借以印證奈達的理論和觀點。」

書中第一章首先介紹了奈達的動態翻譯

觀點，就是以讀者對翻譯作品的理解及接受程度，作爲評斷翻譯水平的最主要原則；強調靈活對等重要於形式對等。從傳播學的角度看，譯者站在兩個互不溝通的語言世界，參與兩次傳播過程，從原文作者的角度看，他是受播者，但在翻譯的過程中他却成爲了主播者，要透過（譯文）將訊息帶給不懂原文的受播者，使譯文讀者在其譯語世界領略譯文。因此，譯文結構是否與原文結構完全對等，這反而成了次要的事；最主要的是達致靈活對等，即是使譯文對譯文讀者所產生的作用，與原文對原文讀者所產生的作用相同。

奈達的動態翻譯理論，反映出他的實用主義觀點。另一方面，奈達亦強調翻譯上口頭形式比文字形式更重要。好的翻譯作品不但要行文流暢，而且更要在朗讀時清楚易懂。奈達指出，很多聖經譯者忽略了一般人聆聽聖經多於自己翻閱聖經。奈達常引的一個著名例子是：有人把英譯本聖經編年紀第二十五章第一節譯作“PROPHESY WITH LYRES”。LYRES 是古希臘的一種七弦豎琴，在今日英語社會十分罕見；大部份人聽來會誤以爲是“PROPHESY WITH LIARS”（撒謊的人）而弄出笑話。

首兩章介紹過動態翻譯理論後，接著的

三章是：「語法意義分析」、「所指意義分析」及「內涵意義分析」。隨後的兩章是：「信息的傳譯」及「信息的重新組織」。奈達曾對超過一百種語言進行研究，所得出的結論是：每一種語言都有充份的能力，去表達其當地文化的一切思想；語言之間無高低等級之分，不過，由於不同的語言孕育於不同的文化中，因此不同的語言對同一的事物會有不同的表達方法。所以，在翻譯時，奈達主張先深入原文的核心結構，進行分析，然後加以重組，再透過譯語文化的語法表達出來。

在上述各章中，奈達大量引用了聖經譯例。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第六十頁，整篇討論 PRAYER（祈禱）、MEDITATION（默想）、COMMUNION（思想交流）、WORSHIP（禮拜）之間的異同。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頁亦詳細討論“GOD OF PEACE”（賜人和平的天主）及“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”（天地的創造）。「悔改、受洗」在書中亦一再出現，而「聖神」、「基督」、「愛」及「救贖」更是隨處可見。作為一個非宗教性的中國出版機構，能這樣自由而客觀地援引基督宗教的基本概念，實屬難得。

在全書最後一章中，奈達談論到檢驗譯作的方法。文中討論得最詳細的方法是抽詞法：就是拿一篇作品，每五個詞中刪去一個，再讓讀者猜測所刪去的是什麼詞；讀者猜得越準，就說明易懂程度越高。當然，奈達並沒有忘記「朗讀法」及「內容分析」等傳統檢驗技巧。此外，奈達亦提到在正常情況下，譯文會較原文稍長，因為譯者往往要將一些原文暗含的意義，用較細緻及明顯的方

法表達出來。奈達在書中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，說聖經中“ I AM A JEALOUS GOD ”不可以直譯為「我是一個嫉妒的神」，而應該申明為「我是一個要求人們絕對忠實和崇敬的神」才合乎原意。

本書純粹介紹奈達的翻譯理論，並未加以任何外在評語，書末附加奈達的著作書目，對研究奈達翻譯理論的人士有很大的幫助。在推介奈達所著的《翻譯科學探索》（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）的書評中，譚載喜對奈達推崇備至，稱「奈達對西方現代翻譯理論的貢獻是傑出的……他的全部翻譯理論，都有研究的價值，可供我國翻譯界借鑒。」不過，一向以來，奈達偏重讀者反應的翻譯原則，並未為譯壇所全面接受，特別是當前中國翻譯界，主力在於科技翻譯，是純粹以內容為主的翻譯，因此，奈達的理論能否為中國科技翻譯工作者所接受，實成疑問。無論如何，在傳遞人文思想上，奈達肯定佔一極重要的地位，這部《奈達論翻譯》只是中譯奈達作品的牛刀初試（奈達與中國翻譯學家金隄合著的“ON TRANSLATION”亦於一九八四年出版），但已足以使關注中國宗教問題的人士感到欣慰，因為它初版一萬冊，足以讓一萬位有中上水平的知識份子及學者，能在客觀及開放的態度中，透過清楚流利的中文，在學習現代翻譯理論的同時，也接觸到基督宗教的一些基本概念。

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們切願見到奈達更多的作品在中國出版，好讓中國能與國外建立起語言學上、文化上及宗教上的聯繫，能為基督宗教的思想整合於中國的文化知識領域鋪路。

林瑞琪